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西山文集卷八

詳校官庶吉士臣張溥

主事臣呂雲棟覆勘

總校官降調編修臣倉聖脉

校對官主事臣陳墉

騰錄監生臣章裕曾

欽定四庫全書

西山文集卷七

宋 真德秀 撰

對越甲藁

奉申

乞給降錢會下本路災傷州郡下戶收糴麥種
臣等近以本路旱蝗為菑屢以斯民危迫之狀仰瀆睿
聽陛下至仁垂憫賜絳錢發廩粟恩意惻怛與天同心

臣等欽體聖懷分遣官吏抄錄戶口舉行振卹之政欲使山谷窮僻之地咸被上恩然此去來秋尚有期歲公家之力有限艱食之日甚長蚤夜以思未知攸濟訪之父老皆言若二麥及時布種則人心自安蓋村野小民生計易足田中苟有數畝之麥便可指為溫飽之資目前雖甚艱難終不舍之而去富室大家知其有所指擬緩急舉貸亦肯相賙第目今麥價所在踴貴其最平處每石為錢亦不下二貫有奇惟上等殷富之家自能豫

蓄種子中戶糶買已病其艱若四等而下大抵皆貧困之民今夏所收僅充三數月之食飢腸所迫豈有顆粒尚存雖欲趨時耕種有不可得今秋田苗稼至少檢放之數必多官司坐失常賦已不可勝計若麥復失種則來歲夏稅輸納必艱上供之額何所取辦況替替待哺者以百萬計若廣種二麥則一飽有期庶幾四五月之交賑濟或可結局若種麥稀少不足救飢則非至秋成官司振給實難遽已公家事力豈易支吾臣等恭覩陞

下即位初年九月二十八日尚書省劄子勘會今年種
麥是時切恐細民無力耕種有旨令兩浙兩淮提舉司
應災傷去處將常平錢措置收糶麥種并給降米斛疾
速賑貸施行毋致有失布種寬卹之恩載在詔令煥如
日星臣等今畧計本道災傷去處第四等以下闕少麥
種人戶為田數百萬畝每畝用種五升其費不可勝計
雖嘗亟下所部諸州郡融官錢收糶給貸然今州郡大
抵空乏必無餘力可及而常平錢米本自無幾見今專

充糶濟不復更有贏餘只得傾竭愚誠控告君父伏望
聖慈特詔有司給降錢會令臣等頒下諸郡酌量給貸
麥熟之日令民隨稅輸納臣等謹當拘權還之縣官不
敢分毫使用干冒聖威臣等無任震惕之至謹錄奏聞
伏候勅旨

貼黃照對種麥之期只盡九月立冬之後即難施工
前件奏請若蒙聖慈以民食為重俯賜俞允即望速
降旨揮庶可及時給貸併乞睿照

乞倚閣本路八州軍第四第五等人戶秋苗

江東路安撫轉運使司狀照對江東一路旱蝗為災除
信州成熟外其餘州軍府嘉定七年苗米畸零欠數不
多民正艱食豈堪催科煎迫之苦必無輸納徒費鞭笞
今流移已多或緣逃避追呼不議蠲除則來歲耕夫必
少所失經賦反多於零欠公朝厚下於民固無所靳況
權事體輕重較然甚明欲望朝廷將七年分人戶零苗
特與除放是亦賑荒之一助伏候旨揮八月二十九日

奉聖旨令建康寧國府太平徽饒池州南康廣德軍將
嘉定七年第四第五等人戶見欠苗米權與倚閣仍分
明出榜曉諭

乞施行饒信州旱傷

九月某日發

照對本路州縣今歲旱傷至甚除建康太平寧國徽池
廣德南康七郡某已嘗節次同制置總領提舉奏申蒙
朝廷特賜賑卹外續體訪得饒信兩州旱亦不輕遂差
委承務郎信州貴溪縣丞邵介前去饒州諸縣迪功郎

饒州餘干縣主簿潛剛前去信州諸縣體訪旱傷輕重之實同各縣知縣連銜保明申今據各官申到事理及據知信州章奉議所申事理須至開具下項

一據知信州章奉議申及弇縣丞所申云云

今不錄

右備據各官所申在前照對本路饒信兩州春夏之交不至闕雨可以隨宜栽種比之建康太平等七州自春一向乾涸種不入土事體輕重緩急不同所以昨來先具七州旱傷申乞亟加賑卹續聞饒信兩州栽種之後

六七月以來亦是一向缺雨緣未見旱傷淺深的實所以未敢輕易一槩申陳遂分委各官體訪到前項事理某又朝夕咨訪參驗所聞委是後來正當苗穗茂實之時無雨沾活加之間被飛蝗為患致使已栽種田畝反成枉費夫力種糧其被害乃甚於種不入土之處如此則饒信兩州旱傷雖大體比建康太平等七州為輕而實不可謂非旱傷州郡況其中如饒之鄱陽樂平信之永豐玉山旱傷至甚却又與七州無異兼日來體訪得

各處米價亦已艱糶當收成時其價比春間反增三兩
倍瀕湖之民已有全食菱芡而不粒食者似此人情委
難存濟既已審究得實若遂以前來止申七州之故隱
而不言即為欺罔謹錄續次所審實到事理開具申聞
欲望朝廷矜念兩州之民均被旱傷特賜詳酌併垂恩
卹庶無一夫不被其澤之患實為幸甚

申尚書省乞再撥太平廣德濟糶米

照對昨蒙朝廷支撥米三十萬石專委江淮制置司契

勘本路所部州縣災傷輕重將所撥米并提舉司所管
常平義倉米及用度牒收糶米并制置司所糶米併為
總數斟酌分撥赴各州軍應副濟糶使用仍行下分管
監司將撥定米斛督責州縣措置振卹且許其向後闕
少續具申請所有建康府太平州廣德軍三郡係准朝
旨令安撫轉運司分管措置內建康府承制置司撥到
米一十三萬石并義倉米三萬七千九百七石四斗有
畸本府見行委官抄劄戶口候新制置李殿撰到日區

處施行外太平州撥到米一萬五千石并義倉米二萬三千八百五石六斗有畸廣德軍撥到米三萬五千石并義倉米一萬三千六石八斗有畸近據兩郡申到抄劄戶口帳目及自目下至來年春夏之交合用濟糶米數太平州三縣丙戶一萬七千九百九十有五丁戶四萬七千七百有九戊戶一千八百通計四十一萬五千七十一口除已撥到米數外尚欠米四十二萬一千六百餘石廣德軍二縣丙戶一萬九千七百四十有一丁

戶三萬二千八百二十有四戍戶二千五百有八通計
二十三萬九千三百二十一口除已撥到米數外尚欠
米三萬三千一百八十餘石若非再瀆公朝仰祈終惠
則將來賑卹必至不繼規等實有愧芻牧之責今照得
兩郡雖均係災傷地分然廣德被旱尤重兼本軍地素
饒瘠民生孔艱豐年樂歲不免貧悴一遇水旱坐待流
殍而鄉村之民尤無聊賴自八九月間已有饑餒至甚
者非有司極力拯卹未易全活自丙戶以下皆當給濟

惟城市則濟戊戶而糶丙丁所以糶戶至少而合濟人戶居十之八至如太平為郡雖頗稱繁庶然年來已非昔比當此歉歲民間亦甚艱食但狼狽之狀未至如廣德之極故惟戊戶則全濟丙丁戶則糶內鄉村丁戶亦量行給濟所以濟戶差少而合糶人戶不啻倍蓰兩郡事體既稍不同其糶濟遲速亦不容不少異廣德已自十月十二日為始太平州則以十一月十一日為始所據兩郡申到欠少米數並是的實太平所欠雖止是糶

米然為數不貲不敢盡以上累朝廷除已從轉運司那撥米斛并督責本州守令多方措置勸分招糴貼助賑糴外今來止敢以五分之一控告公朝特賜劄下建康府轉般倉支撥米八萬四千石應副太平州賑糴其糴到錢槻等專一任責拘還朝廷不敢分文違欠所有廣德軍尚欠米三萬三千一百石係指定合用之數委是無從措畫併乞劄下平江府百萬倉照數全賜支撥以充接續賑濟庶使兩郡飢民獲脫溝壑實出始終生成

之賜伏乞指揮

十一月二十六日奉聖旨令建康府轉般倉於椿管米內支撥五萬石付太平

州充振糶及令浙西提刑司於平江府百萬倉椿管米內支撥二萬石付廣德軍充濟糶使用糶到價錢各就本處令項椿管具入月帳供申其米仰逐處徑自差辦人船前去般取仍仰聞具收到錢數申尚書省

申尚書省乞放信州零苗

照會近准省劄備本司同安撫司所申乞除放本路早傷州軍嘉定七年分人戶零苗八月二十九日奉聖旨令建康寧國府太平徽池饒州南康廣德軍將嘉定七年第四第五等人戶見欠苗米權與倚閣仍分明出榜

曉諭劄付本司照會施行本司除已牒逐州軍縣遵奉
施行仍鏤榜曉示人戶知悉外照得昨來同安撫司具
申之時係在八月十三日其時緣委官體訪信州旱傷
未據申到兼本司去信州道里甚遠未見本州旱傷的
實未敢一併具申續據知州章奉議并體訪官饒州餘
干縣主簿潛剛申到信州諸縣旱傷之實兼朝夕咨訪
參驗所聞委是後來當苗穗茂實之時無雨沾活加之
飛蝗為害不輕僅有鉛山一縣所管七鄉上四鄉與福

建接境粗得豐熟其餘諸縣鄉都并鉛山縣下三鄉皆係災傷地分已嘗開具申聞乞朝廷矜念并賜恩卹外今來一路八郡皆蒙倚閣去年下二等零苗唯信州諸縣人戶未霑蠲閣之惠若以前來失於併申之故不為控陳實非所以推廣公朝厚下之意欲望朝廷特賜詳酌除鉛山一縣上四鄉外將信州上饒等五縣并鉛山縣下三鄉嘉定七年分第四第五等人戶零苗照建康府等八郡已得指揮一體倚閣施行使千里之民咸被

恩賜實為大幸伏乞指揮施行申聞事

十一月二十八日奉聖旨令信

州將上饒等五縣并鉛山縣下三鄉嘉定七年第四
第五等人戶見欠苗米權與倚閭仍分明出榜曉諭

申尚書省催撥太平州振糶米

同太平州

照得某等昨緣江淮制置司分撥到太平州賑濟米三萬八千八百餘石比之諸州為數最少而本州三縣合賑糶戶口為數至多嘗各具申朝廷乞撥借米斛充本州賑濟日夜以須未奉回降某於今月初一日巡歷到州經行田里備見細民窮悴之狀與守臣同共措置除

戊戶始終全濟可至來年三月其鄉村丁戶僅能量濟
三次而流移新到旋次抄劄者又須一例振卹其城市
丙丁戶并鄉村丙戶皆合振糶總計用米數十萬石某
等已各竭公家之力措辦錢米添貼糶濟外欠闕尚多
委無從出竊見本州三縣今歲災傷檢放通及八分田
畝所收既已無幾而上江米舟至者甚稀鄰郡又無般
販之地若非官司出米賑糶竊恐中戶以下闕食狼狽
日甚一甚某等濫膺麾節之寄若避煩瀆之誅不以控

告于朝坐視境內之民飢餒流離豈不上孤君相愛卹
元元之意用敢合辭仰干造化伏望朝廷檢照某等已
申事理速賜劄下建康府轉般倉支撥米八萬四千石
借本州賑糶某等謹當拘收價錢節次解納或留本州
糶米償還一聽旨揮行下如分文違欠甘坐黜罰須至
再申

申尚書省乞再撥廣德軍賑濟米狀

同知軍

某等照對江東今歲旱蝗為諸路之最廣德兩縣災傷

又為本路之最蓋本軍田土瘠薄雖當上熟之年猶有
艱食之慮況自春徂秋種不得下其為狼狽不言可知
仰賴聖朝哀憇元元賜轉般米三萬五千石及就撥義
倉米一萬二千餘石醲恩博施自昔所無某等與兩縣
十四鄉之人同聲感戴第此邦民貧特甚昨本路諸州
抄割戶口皆以五等為別其他州縣惟丁戊始濟獨廣
德兩縣所謂丙者殆不及它郡之丁飢寒窮窶往往相
似故自丙至戊無非當濟之家總而計之仰哺於官者

凡二十三萬九千三百餘口其流移新到旋次抄入者
又不在此數臣等自九月間已聞兩縣管下鄉村有飢
餓垂盡之人亟出義倉米賑給一次計一千六百餘石
又於十月十二日以後將丙丁戊戶普行賑濟計用米
一萬七千餘石及某巡歷到軍經行田野訪問父老皆
言自昨賑濟之後又閱兩月餘貧民下戶復以闕食遂
與隣同共商議以今月十八日為始再將丙丁戊普行
賑濟計用米一萬七千三百餘石通將三項共計支過

米三萬六千餘石某等亦竊自念今歲飢荒非止一州一路朝廷至仁徧覆有請輒應為力甚艱某等忝在臣子當知體國故於撥賜之米愛惜唯謹專留以充賑濟其軍城附郭合用振糶米九千餘石皆從轉運司撥官錢收糶而戊戶計口給濟為費尤多不敢悉用官廩以一月為率兩旬以米一旬以錢米出於官而錢則出於某之私帑區區之意本欲存留斗斛以接續賑濟庶免數恩朝廷其如戶口至多除三次給濟計支過米三萬

六千餘石所餘亦已不多自開春以後至於四月尚須
三次給濟用米至多近者安撫轉運司嘗具申請乞於
平江百萬倉支撥米三萬三千一百石委係指定之數
日夕俟命未准回降今來事勢迫切某等職在振卹實
不皇安用敢合辭控告造化伏望朝廷檢照安撫轉運
司已申事理早賜劄下平江百萬倉照數撥降施行某
等寔與斯民同需大賜須至申聞者

申省第二狀

此係第一請被受省劄不
允後再具申在三月初發

照對某近申朝廷乞賜指揮將所撥平江府百萬倉米
三萬石付廣德軍專充賑濟免令拘收價錢續准省劄
未賜允俞某恭承朝廷之嚴即當稟聽豈應再三煩瀆
自速斧鉞之誅竊念廣德去歲菑傷最為酷烈環地千
里粒米不收人情憂搖皆謂必填溝壑某自去秋被命
措置即行下本軍差官抄劄其間所委或非其人不無
泛濫而合濟之家却多遺落某亟遴選彊敏愛民之官
精加覈實釐正甚多又於給散之日令民戶結申互相

保委其有冒濫許人告陳緣此有已抄劄而不敢請由
有已得由而不敢請未有以三口為五口而自行首實
有以一家得二由而復行繳還冒濫之弊委已盡革其
實貧乏者却與抄入凡今所濟盡是闕食之民即不敢
分毫泛濫有失聖朝子惠困窮之意兼某區區愚鄙嘗
竊有見以為當天患民病之時必須上下同心竭力以
圖拯救迺克有濟故凡朝廷所賜一勺一合盡以充振
濟之用其軍城并屬縣自冬至夏合用振糶米斛皆從

本司措置應副不敢於濟米內分撥又振濟錢米或有不給亦不敢一切倚辦公上前後出備添貼其數甚多蓋職所當為自當罄竭豈敢數恩朝廷今來所乞將百萬倉米二萬石專充振濟實緣事不獲已方有此請蓋上項米斛元係陳乞為振濟之用若以其半留充出糶則三月間一濟欠米萬石本軍既無事力本司帑廩又空四顧徬徨實無從出闔郡數十萬生靈之命已蒙全活至今農事方興仰食尤急若振卹不繼則前功盡捐

一簣之虧誠為可惜伏望鈞慈俯察誠悃特從前請將所撥百萬倉米二萬石付廣德軍盡數給濟免令出糶收錢某與斯民均被隆天厚地之賜伏候指揮

申省第三狀

三月廿二日發

照對某近者再申尚書省乞將平江府百萬倉撥到米貳萬石付廣德軍並充振濟免令出糶拘收價錢側聽兼旬未拜俞旨伏緣本軍已擇定四月一日給濟除上件米斛外別無指擬祇得再殫愚悃上冒崇威竊見廣

德去歲災傷荷朝廷恩卹備至昨者制司分撥米斛本軍所得凡五萬五千餘石以每石三貫為率計錢十六萬貫有奇尚蒙盡數予民未嘗責令出糶今百萬倉所撥凡二萬石若以其半出糶止計錢三萬緡以聖君賢相切於愛民之心既嘗捐十六七萬貫救之於前豈復惜此三萬緡不以濟之於後況某元為本軍再乞濟米三萬石繼蒙旨揮止與二萬不敢數瀆朝聽已於本司經常支遣米內撥五千石添貼支散若使止須振糶則

本司所出之米豈不欲收回價錢以助漕計之之實以
本軍民貧非他處比惟城市人戶粗有生業可以糶濟
兼行至於鄉村之民狼狽殊甚非濟不可故雖本司事
力至狹亦未免徑行給予不復出糶收錢況於朝廷仁
同天覆苟可保全民命必不計折毫釐今雨暘以時二
麥甚茂田野父老皆言只待麥熟便可無憂但今歲氣
候稍遲麥熟須至五月目今一濟正是緊切之時伏望
鈞慈俯垂矜察許將上件米斛盡行給予貧民則天地

生成之恩何以逾此須至申聞者

四月三十日劉檢會
嘉定八年十二月二

十二日旨揮支撥百萬倉米二萬石江淮制置司均撥
本軍義倉米一萬三千六百八十一升又撥建康轉般
倉米三萬五千石照得廣德軍撥降救荒米斛不為不
多本軍自合斟酌分撥濟糶庶免實惠及民今據本軍
具到十一月十二月分糶濟米數其濟米計支二萬二
千八百一十二石三斗二升糶米止計一千五十七石
六斗八升其濟米比賑糶幾過二十餘倍切恐惠下及
民利歸吏輩今來所乞改振糶米二萬石昨賑濟難從
所乞此乃都司擬筆劄付
本司四月十二日到司

申省第四狀

四月初十日在廣德軍發
四月二日省劄猶未到

照對某昨嘗累申朝省乞將平江府百萬倉撥到米二

萬石付廣德軍專充賑濟免行出糶朝夕延頸未拜俞
音欽惟聖君賢相勤求民瘼由已隱憂自旱蝗以來振
廩捐帑不可勝計而廣德一郡得米凡數萬石並係撥
充振濟仰見清朝以民命為重雖丘山之費無所愛惜
何獨於此萬石必欲令其出糶收錢某雖至愚亦知非
出君相之意日者側聞士大夫有好為議論者以為此
郡蓄傷本不至甚官司振卹失之太優斯言流聞遂致
上誤朝聽某竊謂欲知蓄傷之重輕當觀檢放之多寡

欲知民食之艱否當觀米價之低昂本郡秋苗已蒙詔
旨盡放則菑傷之重固不待言今歲麥熟亡幾而城市
米價每一省升為錢四十餘足則民食之艱又可概見
或者徒見境無流離野無餓莩遂以菑傷為本輕振卹
為太厚殊不知去歲秋冬之間人情皇皇朝不保夕倘
非至仁亟加拯揀則溝中之瘠已不勝其衆矣況自冬
及春雖屢行給濟計其所予實亦亡幾蓋本郡當濟之
家為口幾二十萬而前後散米不過六萬石有奇民間

所得雖微然不勞經營坐獲升斗和以菜茹雜以糟糠
一日之糧衍為數日故能保全性命以至於今然其困
窮憔悴之狀見於面目者在在皆是蓋官司給濟僅能
免其餒死而生生之業固已赤立無餘且城市居民粗
有營運本司出米振糶其價又為甚輕尚有自旦至暮
無錢可糶者

本司糶價每升二十四文足有
納二十金而乞減四文米者

某巡歷此

來目擊斯事遂將軍城縣市仰糶之戶普濟一次

丙七
日丁

十而痛減官糶之直每升為一十八文況於田野鄉村

尤為岑寂若改濟為糶其間無錢可糶者十室而九未
免却以由歷轉售於有力之家飢腸弗充坐以待斃是
朝廷不惜屢濟以生全之而顧惜一濟以棄絕之也況
今大麥已穞而未黃小麥方秀而未實民食之乏正在
斯時給濟之期不容更緩契勘百萬倉米除前一濟用
過八千石外目今所存一萬二千石見分撥軍城并四
安倉樁頓今此一濟係是結局視前當稍加厚會約用
米二萬餘石本司事力雖微亦已那撥米六千餘石錢

二千餘貫添湊外須至盡將上件百萬倉米充數方了
給散一次竊見漢之汲黯事武帝雄猜之主其奉使以
出又緣它故猶能便宜發廩以賑飢民然後歸節以請
矯制辜今某幸遇仁明寬大之朝且嘗承詔措置荒政
既親見民窮如此顧乃便文自營苟逃譴責非惟有媿
昔人豈不仰辜朝寄用敢不避誅斥謹同知軍魏承議
以此月十日為始一面開倉振給外伏望鈞慈檢照某
累申事理速賜指揮行下所有某不俟回降專輒給散

之臯併乞重賜鐫表施行須至申聞者

奏為不合差廣德軍教授措置荒政自劾狀

六月

十一
日上

臣今月初十日據廣德軍申知軍魏峴按奏教授林庠不職奉聖旨放罷臣伏見庠之為人素自修飭其掌學政又皆可觀峴遽劾聞深可驚駭蓋緣與聞荒政有若越職侵官臣而不言誰與言者竊惟去歲廣德之旱甚於它郡幸蒙聖恩優賜廩粟明詔帥臣監司分行措置

臣與權帥胡槻共議以為此郡之民凋瘵為甚振濟之責固在守貳商權攸助不可無人博采羣言皆謂本軍教授林庠誠實懇到有志及民臣遂委之同共講畫庠以職在教導陳誼力辭臣非不知教官自有職分不當與聞民事實緣本軍官僚別無可委兼民命危急不應拘牽常法坐視而不知救強之再三庠始任責朝夕盡瘁區畫有方遂使千里赤子均被朝廷振恤之實惠桐川之人悉能言之臣方賴庠得以逃責而庠乃用是以

獲罪蓋尋常州縣救荒只欲自專其事侵牟移易惟所欲為朝廷監司莫可究詰庠既同共措置自太守以下雖欲為欺終有掣肘庠之召怨實基於此胥吏乘峴未至已有管感之言臣行部到軍有宗室寄居論本軍民病十事臣之望峴不薄出以示之且謂此邦同官惟教授可與講究共起斯民深痼之疾本是美意不虞峴反疑庠以此告臣懼其旁觀不得自肆峴之忌庠自此而深臣昨用官錢免提舉司和糴米四千餘石樁留在軍

接續賑糶峴以郡計窘乏漫無措畫乃垂涎此米欲掩
有之遣吏勇將傳道指意諷令作出剩獻納庠具陳其
不可峴之怒庠至是益甚臣雖未見峴章采諸道塗咸
謂劾庠之疏緣此而上峴雖庸駸寧不稍知是非何至
率然妄發蓋以廣德敝壞未易支吾故為脫去之計以
圖善地情狀本末暴之天下自有公論重惟陛下不鄙
臣愚使分一道按察之寄別白善否其責在臣今庠乃
以宣力採荒橫遭媚疾臣寧冒昧一言同受譴責無寧

畏罪泯默上負聖主下慚物議是以干犯宸嚴具陳事實伏望聖明察庠居官本無它過致其出位咎皆由臣庠既罷黜於臣之義尤難苟免欲乞明詔有司議臣之臯併賜鐫斥施行須至奏聞者并申尚書省御史臺諫院

第二奏乞待臯

六月十四日上

臣近據廣德軍申守臣魏峴按奏教授林庠不職得旨放罷臣已具奏本末乞將臣併賜鐫斥以懲差委失當

之臯及庠申到規章取而讀之則意不在庠專為臣發
震悸累日無地自容臣以疲悞繆當荒政之任若謂其
識見庸闇委任非人措置乖疎周防不盡竊自揣量誠
恐未免以此加臯臣何敢辭顧覘所陳事闕堂陞臣書
生為吏乃千名教之誅可無一言再瀆天聽伏念臣自
去歲旱蝗以來朝夕憂懼訪求疾苦不憚驅馳區區此
心唯知救生靈所以固邦本布德意所以尊朝廷曷嘗
一毫自為已計昨蒙聖恩再賜民粟即勒手榜徧諭田

里使知獲免飢餓流移之苦盡出聖上仁恩一飯一食
宜知感戴蓋赤子朝廷之赤子錢穀朝廷之錢穀人臣
於此得效尺寸寔藉朝廷事力就使推行盡善皆是職
所當為以此言勞稍知義理之人亦所不敢昨者累申
朝省乞將賑糶米改充給濟實緣春夏之交青黃未接
官糶雖平而城市居民尚苦無錢可糶村野窮僻困悴
尤甚陛下至仁既嘗斥四五萬石以活飢貧顧此萬斛
聖朝豈復靳惜輒緣至意捐以予民私謂推廣上恩縱

令獲罪不過薄責若早知此舉涉尾大銜決之嫌則臣
雖至愚焉敢犯此大戾竊觀祖宗朝范鎮在陳范純仁
在慶皆嘗以便宜發粟不俟奏報而朝廷未嘗不尊堂
陛未嘗不嚴當時羣賢滿朝亦未聞有慮其啟專橫之
漸者今臣先請後發其視二臣尤非專輒況不旋踵而
報可之命下是陛下固以亮臣之心而赦臣之罪朝廷
之上亦舉無異論矣峴為郡守乃獨追尤前日予民之
不當是併陛下之赦臣者亦非也況其始議之時庠與

一二同僚皆主振貸獨峴移書告臣力言給濟之便及臣到郡又縱史再三謂民窮如此非徐行拯溺時且令所親作詩勉臣以汲黯之舉自始至末峴皆與謀故臣申省狀云謹同知軍魏承議開倉賑給若峴不與聞臣敢妄為此言乎今乃加臣以不有朝廷之辜是無天也兼臣從來巡歷先期戒約官吏每送迎毋排辦所至蕭然人所共覩比者往來桐川雖巡尉職當警護亦令勿出唯將入郡城見市井小民執旗迎候者頗衆臣方訝

其無錢糴米安得有錢製旗亟諭之散去已而物色乃知覘用公庫錢製造以給之又出絹與民繪像欲為臣立祠于學且屬庠撰述碑文幸庠力辭而止臣繼聞之即移文禁戢明言全活生靈自出朝廷之賜凡百官僚止是奉行有何功德可以當此令其日下除撤向使庠率爾承命其為奇貨亦又甚焉臣性疎直待人不疑見其外若溫柔謂可與之為善慨念本軍積弊已極方約其同心講究以蘇民瘼不謂其意薄陋邦潛圖脫去已

設機弄實出肝肺接殷勤之初柔邪之類其不可測如此臣非不知久去闕庭孤危易撼見幾不早尚口乃窮然念徼臣事君粗有本末上賴仁聖保全至今就令奉使失職朝廷自有黜典臺諫自有公論而屬郡如一魏峴得相陵蔑誼當自反何敢辨明矧如峴所陳既有扶持名教之深慮則臣之所坐宜得覆載不容之大僂峴去臣留尤所未安欲望聖慈明詔有司審覈虛實倘峴言有狀即乞將臣重賜貶竄施行臣見今待臯外伏候

勅旨

六月二十一日奉聖旨真某無罪可待魏覲與官

承議郎權發遣廣德軍魏覲奏臣覲以屬庸游蒙器使
由州別駕三遭選玷班行旋叨外除分以左符聖恩山
重微命絲輕故雖到官未久適承儉歲之餘惟知恪意
撫摩究心疾苦期烹鮮而不擾務束杖以無苛眾軍拖
下之詣即時以支還諸業未了之訟則參稽而粗決至
於酒稅拘推猶恐寬急失宜共知帑竭而廩空詎敢生
財而過與顧弱才而何有懼百謫之易盈政賴為察之
同心庶幾闔軍之有賴況學校者清議之出而博士者
諸侯所專今乃乘時邀權見謂越職臣而緘默公論謂
何竊照軍學教授林庠壁水諸生高甲賜第本軍雖號
偏疊臣方喜教養之得人使不以利達動其心靖共自
愛則國家爵祿他時決非為庠惜者柰何甘心狠冗求
媚取容臣到軍以來春補武士則期日屢遷月朔講書
則狀申欲免但見其終日坐教倉中以師道之嚴而下

親措置官之職糠粃歌簸塵埃撲綠庠處之自安而本職則誣他官通攝臣已竊鄙之矣常去歲田事不登陛下不吝大農前後發廩給濟飢民德至渥也近又續撥降米二萬斛付本軍濟雜思至渥也而臣之來庠迎謂臣上項米計臺見今申請乞盡行振濟未幾又以漕臣親筆云臣大畧謂若未准明州回降非晚行部前來欲為汲長孺之舉臣逆致言漕臣謂所當披瀝肝膽控告於君父之前以俟成命之頒臣之意蓋欲恭聽陛下之處分也繼而漕臣猶行庠迺之於百里之外一日當盡庠於郵簡中雙黃旗腰鈴走傳一軍皆驚發觀乃一批與都吏言漕臣入軍境怪迺者之不來庠推廣其說令都吏諭意居民多造輓旗帥眾迎接且令排門備辦香燈設供漕臣本命星官臣以謂廣德之民此復何時安得以錢可以為此而指意下形小民執旗奔走連日疲頓臣不忍見其為勢所迫遂各捐金以給之復以書抵臣言漕司將未給散之後欲遣臣同銜具申繼面見庠

又復謂臣庠與漕使言若與臣同衙申則此舉作得不
精采抑不思米陛下之米民陛下之民監司雖從便宜
然當使斯民知被陛下之德尚何較其精米與不耶則
庠之銳意縱史明矣臣竊觀天下之勢堂陛之相臨體
統之相維事關廟堂則百司庶府不得而專權在監司
則州縣小官不得而執如臂之運指若網之在綱由是
國勢尊安民心畏戴用此道也倘或尾大衝決內外相
違假孟軻氏民為重以文其說則上下陵蔑從微至著
寧不甚可畏哉臣未到軍以前陛下念本軍之民濟之
以米庠於其中乃分撥往建平縣出糶收錢今陛下以
二萬斛濟糶於民庠乃不候報可先行給散陛下欲濟
庠則易之以糶陛下欲糶庠則易之以濟是其權陛下
不與也廟堂不與也一庠足以解之矣思欲歸於知已
然必萃於朝廷美欲掠於一身害必及於他人不知庠
果何所恃而敢爾近據人戶解四一等陳訴濟米冒濫
事臣委庠覈實皆復支離其說具欲兩平其訟意眾安

在兼庠帖勢憑陵嘗謂臣寧國新除陳廣壽漕臣以彈
文商論於庠其意蓋以脅臣也如廣德縣申乞差官檢
屍庠何預焉乃對臣按服肆言所差之官不當必敬更
易而後已軍學有一兵逃庠乃不候根抵即以其素所
嬰晉求填刺名糧其他不敢一一縷瀆宸聽事繫紀綱
寧容但已欲望聖慈特發審斷將庠亟從罷斥以為輕
易朝廷滅裂軍壘者之戒其於國勢誠非小補伏候勅
旨小貼子臣不避仇怨既行按奏則臣今乞引嫌回避
欲望聖慈矜憐小臣特賜兩易一等軍壘或待次差遣
保全孤蹤不勝大願俟勅旨五月二十九日奉聖旨林
庠放罷魏峴別與一等軍壘差遣李提舉奏為廣德知
軍魏峴按教授林庠實按轉運副使真某乞覈實辨明
事臣聞論事者當辨是非責治者當覈名實天下未嘗
無真是真非之所在也然每志乎言之多端聽之易惑
者不覈其實之過試即其名以覈其實則是者固不可
以厚誣而非者亦何可以自掩哉臣竊覩進奏院報知

廣德軍魏峴按軍學教授林庠不法且乞避轉運副使
真某得旨罷庠而別與峴一等軍壘差遣臣竊謂峴與
某必有一是是非惟以其實考之則真是真非當有不
難辨者蓋峴之奏雖為庠設然以臣所聞峴非按庠乃
按某也峴之按庠謂其捨教職而任荒政挾潛臣而陵
郡守夫以一郡之民飢困欲死陛下大捐廉粟以活之
任乎此邦者出任其事如救焚拯溺何常職之可拘當
此之時軍學堂試為重乎本帶振濟為重乎出身濟物
固儒者事峴昧於輕重而以庠終日生倉為可鄙峴則
陋矣至於陵忽郡將則臣不可不治然猶當問庠之所
守為何如設使庠之語言禮節或失婉順而所守者正
峴亦當屈已從之未可以陵忽言也況庠之於峴初未
見語言禮節悖慢之實則峴之深怨極憾於庠者果何
為哉以此言之峴之按庠意必有在臣故曰峴非按庠
乃按某也某與峴比肩事主某雖任按察若某所為未
善峴不肯苟徇具以上聞孰曰不可然臣不知果峴為

是乎某為是乎峴之奏為荒政言也若曰某賸流移者多而不能止某擲等死者衆而不能救某處濟米給散之有欺某邑難錢出入之不明某事則有何人之詞某條則有何日之案各指其實而言之庠固無所赴辜而某之失於任庠者亦無所辭其責矣臣竊聞峴之奏平餘言略不及此特以輕易朝廷自專掠美為某罪陛下試覈其實峴為是乎某為是乎夫自專固人臣之罪而許以從宜者乃人主之大權掠美固君子所羞而為君任怨者尤不世之邪說如峴所陳陛下欲濟而易之以難陛下欲糶而易之以濟是為有司專擅之罪廣德濟糶非臣所任不能詳知然竊謂濟糶俱急轉輸不齊糶米未至而借濟米以應之濟米有缺而乞糶米以益之權宜集事要厥成終文藉具存自無淆混若事理不過如此則固亦陛下之所許未至罪其專也至於掠美之說則又不可不察臣事君猶子事父也子職無他任其父之事而已臣職無他任其君之事而已故稱人子之

美者必歸美於其父稱人臣之善者必歸美於其君推是臣任是職欲其稱職而人善之乎欲其不稱職而人怨之乎使人臣任怨於下則怨之者推所從來必歸咎於上矣人主何利焉且峴固言之矣米陛下之米民陛下之民也獨不曰臣亦陛下之臣乎以陛下之臣奉陛下之令散陛下之米活陛下之民何往而非陛下之德澤哉天下未嘗有無實之名也臣之事君當責其實而求名與否不必問也若夫黎民阻飢上所當恤此則如慈母之乳其子初不為民峴乃有恩歸知己怨萃朝廷之言何其所見之異哉且民飢而不得食則怨既得食矣又何怨萃於上之有乎峴之言無足辯者然臣竊見近日風俗日以衰弊人臣率顧一身利害之私而不以國家生民為念臣雖不肖每獨憂之峴之說行恐自今分職授任者益以自專掠美為嫌便文自營誰任陛下事者峴言雖小所關甚大此臣拳拳之愚所以上瀆天聰不自知其煩也峴與某一是一非必有公論伏望陛

下特選朝士或委隣路監司叅考其實若廣德荒政不舉則某為有負陛下不可無責若覘言無實則是以私意邪說上惑朝聽亦乞明正其罪使天下知是是非非不可混於聖明之世臣與某實為聯事愚忠所激不復避嫌且覘尚居部內在臣職所當言用敢冒犯以聞取止又上丞相手書道傳仰恃隆寬輒有白事道傳竊見廣德魏守按罷教授林庠卷傳其勅章至此者詳觀之實乃按真漕也某竊惟去年蒙朝廷撥米振濟自江東言之廣德為最優且如池州太平州寧國府等處若以戶口及所得米數言之皆差不優於廣德蓋緣廣德之民自來貧困雖遇樂歲亦不聊生去年之旱又為特甚所以制置司仰體朝廷之意優數撥米然猶患其不足故漕司再有所乞又申明易糶為濟然後一方之民得免死徙之患此主上之至德丞相之至恩也米乃朝廷之米有司不過奉朝廷之命給散之耳魏守所以奏上之因非某所知但聞數日之間舉邸紛然至謂真漕且

以散未多得罪反使前日感戴君相恩德之民變為疑
惑之言是魏守本謂真漕市恩以歸怨於上而不知今
日之奏乃所以為歸怨之舉也某不能自己輒上其事
區區仰荷知委如有一毫明比真漕之心天實厭之伏
望鈞慈特賜詳察施行以釋民疑以慰民望干冒威尊
下情惶恐之至表祭酒上宰相書某一介疎庸伏蒙公
朝過有推擇俾居成均教導之職無補秋毫每深自媿
伏覩國家著令諸州教授本監長貳皆得薦舉則是某
所領之職與典教於一耶者固相關也今廣德教官林
庠為郎守劾奏遂致罷黜某不敢不為一言竊惟自古
設官雖各有司存而亦有可以相通者且司徒掌教從
古已然故周禮大司徒之職曰因此五物者民之常而
施十有二教焉又曰以荒政十有二聚萬民夫以掌教
之官而兼領荒政何也蓋愛養斯民各安其所而後教
化可得而行也藪爾校官與司徒固相違絕然預聞荒
政頗亦似之某所謂可以相通者蓋如此今所在教官

不遵法度妓樂之集預者強半為守臣者未聞有所按發而留意於救荒者獨以罪去借曰侵官不猶愈於預妓樂者乎江東漕臣既以提學為職知林庠平時有學道愛人之志故以走委之亦未為過若逐其所委則何以自安幸而朝廷清明守臣教官一時並罷可謂公平矣但守臣別與一等差遣而教官竟罷猶恐無以安漕臣之心此亦公朝所宜審處也乙亥之旱桐川為甚而民又最貧故德秀所分二州尤如意於此郡汲汲極救如捍頭目控愬于朝得米凡五萬餘石皆捐以濟民而未嘗責之出難千里民命賴以保全者二十餘萬聖朝配天之澤可謂博矣迨丙子春乃有為諛詞以欺廟堂者謂江東諸郡實不甚旱傷監司好名故張皇其事且指民無流莩為早菑本輕之證於是當路不能亡惑而申請遂落落矣三月末某再巡歷至桐城是時民飢困者甚眾所請萬石屢為都司駁下遂不獲已與郡守魏峴議先發廩以濟民然後申乞埃臯都司有不樂者於

是喉峴劾某所委之官以自解而孤跡遂戾矣幸朝
廷清明察峴之姦而以某為無罪迄免史議天覆地載
恩施無窮未知報塞之所謹略記所因於待臯之奏後
世世子孫毋忘上賜其媿峴詆誣之章與其自劾二狀
表李二公所為某辨明者
具列于此云云謝表別見

申御史臺并戶部照會罷黃池鎮行鋪狀

照對黃池一鎮商賈所聚市井貿易稍稍繁盛州縣官
凡有需索皆取辦於一鎮之內諸般百物皆有行名人
戶之掛名籍終其身以至子孫無由得脫若使依價支
錢尚不免為胥吏減尅況名為和買其實白科今據張

宣趙義等四十三狀所陳誠可憐憫以區區鋪店能有
幾許財本而官司敷配曾無虛日誠何以堪照得在法
置市令司自有明禁朝廷屢行申飭不許勅立行名當
司雖已嚴出榜文不許州縣抑勒行鋪買物然行名不
除終為人戶之害牒本州帖縣鎮將黃池鎮應干行名
日下並行除免仍給版榜本鎮市曹釘掛曉示如今後
州縣鎮務等官吏輒敢科敷民戶收買一物一件許徑
詣本司陳訴定將官員案劾公吏決配施行仍申御史

臺尚書戶部并移文諸司照會

嘉定八年十二月因巡歷至黃池鎮民遮道以

千數陳訴監鎮官史文林彌迎買物不償價錢等事已將鎮史押送鄰郡根究及申到判云照對黃池之為鎮地據要衝實舟車走集之會前政運使孟侍郎以武臣監鎮多不知書申明于朝易以左選而史文林者首當其任正望其以儒者忠厚之政洗武臣饕虐之風顧乃專事貪殘違戾法守有武弁之所不敢為者今據廣德軍等處勘到陳德新查文明等情節如根刷牙鋪籍定姓名置厯科數仰令供納縑帛香貨魚肉蔬果之屬有償其半直者有僅償纖小者有三分不償其二者有分文不支者其所科買非貴細之樂材則珍美之北果紐計價值為錢不贖刮民戶之脂膏充一己之谿壑至有不堪其命赴水而死者此其違法者一也收買縑帛先用灰湯煮熟而後秤兩數科糴糯米不用斗斛而用大秤稱盤自古及今未聞有此公為指克莫甚於斯此其

違法者二也本鎮酒課日饒一二百千商旅如雲何患
難辦乃於官課之外又多造白酒小酒勒令行老挑擔
抑俵立定額數不容少虧所得之錢不知何用以至將
門堂酒數與麵店沽賣將酸黃酒迫令坊戶一切不卹
唯錢是求又以淡惡之醋裝灌成瓶雇倩夫力巡門抑
賣不問願否此其違法者三也科罰民財法有明禁而
乃招撫富民之過以為罔利之媒如姓劉人以私釀敗
露徐仁傑特其屋主元不知情因而文致勒令拍酒一
千貫阿楊為家僮所告釀造私酒事之有無特未可知
自當申州送獄却勒令拍酒四百三十貫并納賞錢一
百貫猶以為未足復押送廣教寺勒令舍鐘樓錢并常
住錢各二百貫遂免解州劉太般見錢下江自應依條
究治却逼令拍酒七石為錢一百一十二貫擅行釋放
此其違法者四也在法未聞鎮市許置廂房者而乃擅
行砌立四廂以為囚繫百姓之地縱令吏輩拷掠收乞
究憤之聲盈溢道路此其違法者五也凡此數項皆獄

司勘到陳德新等悉已招承照條各刺配追贓籍沒監
鎮史文林違法病民宜從按劾以其因病在假日久見
乞避親牒照條保明申如當塗王知縣非應避之親既
久病廢事亦合令其尋醫雜任所有欠鋪戶買物價錢
須管一一支還了絕申取指揮方許放令起離其拘置
行名抑賣酒醋等事本司已行榜罷及申御史臺戶部
牒諸司照會外所在初置廂房一項牒本
州嚴切行下住罷照條止保甲稽察火盜

西山文集卷七

欽定四庫全書

西山文集卷八

宋 真德秀 撰

對越甲藁

奏申

申戶部定斷池州人戶爭沙田事狀

照對喬廷臣江從龍互爭畢家沙產事自嘉定戊辰至今凡九年更卓編修俞監簿莊大著胡判院孟侍郎章

郎中胡總領至某凡八任予此奪彼不勝其異說省部
行下不知凡幾符以某觀之事有簡徑明白而官司一
時施行之誤遂至於紛然淆亂者此類是也蓋上項沙
產元係呂仲富胡彥文承佃歲入租錢一千七百貫有
奇其後提舉常平司以各人拖欠數多遂下本州主管
官召人剗佃於貴池縣稅戶喬廷臣乞增為二千七十
餘貫且先納半租入官本州主管官申取提舉司指揮
尋蒙行下估計喬廷臣抵產給據為業此開禧二年也

自時厥後喬廷臣管佃凡三載其所輸納初無分文之
逋而青陽人戶江誥者意在撓奪遂於嘉定元年以後

詭易姓名或稱李必勝

謂有理而必勝也

或稱劉先覺或用其

父江搃名或用其弟江從龍更訟迭愬謂喬廷臣當來
不合用明訟請佃乞別召無礙人實封投買夫明狀請
佃謂非違法不可然其失在官而不在佃戶何也蓋提
舉司元行下召人實封投買而喬廷臣乃以明狀自陳
官司勿許焉可也而提舉司僉廳既以為可本州主管

官又以為可遽從而給佃焉此官司不守條令之過而非喬廷臣之罪也及喬廷臣承佃數年江詒始愬其違法前任俞監簿深不以為然既給斷由付喬廷臣又欲科江詒詭名投牒之罪蓋以喬廷臣輸租如故無可奪之條而江詒設謀傾奪有不可啟之漸故也使有司守法據正皆如俞監簿自足以杜兩家無窮之爭奈何官司利於增錢故江詒得售其計嘉定二年二月提舉司下池州將上項沙產出榜召人實封請佃江詒之弟從

龍頓增租錢為三千四百貫官司為其所啖復給據以予之施行之誤實自此始喬廷臣不甘其攘奪也亦乞增租如江從龍之數兩詞互起經涉數年至程郎中內始下法官指定以從龍為無理而喬廷臣三科無欠不虧國課合許其增租仍佃此說頗為公當然喬廷臣一時陳乞增價初非本情特以不平江從龍攘奪之故遂為此請其後萌悔意經部陳懇謂出於州吏之抑勒且其產比元佃時有坍塌去處乞行下打量察其用意不

過欲得止依元額輸錢而已省部以其前後反覆遂下本司責狀如不願依江從龍所著之價即仰日下退產給付江從龍如願依此價即不許陳乞打量喬廷臣既不肯增錢遂行情願退產及本州喚上江從龍取問本人父子亦自稱無力不願請佃又再追喬廷臣審實堅乞吐退還官竊詳上項沙產初無增減始則兩家爭之如金玉後則棄之如棄髮其故非他蓋前日租課之額輕而後日租課之額重故也江從龍元初於舊額之上

陡增一千三百餘貫者原其本情自知無法可以攬奪
唯有增租一說可以中官司之欲故高其價以啖有司
未暇計後來輸納之難易及喬廷臣既退佃然後顧慮
久長之利害却乞給與元佃之家姦黠之情於此畢露
今蒙省符令本司更切究實仍追喬廷臣取問番悔玩
弄情罪某親行審訂竊謂喬廷臣番悔其情尤可察江
從龍之番悔其情為可誅蓋喬廷臣承佃官產首尾數
年公家租賦輸納無缺自江從龍興詞攪擾非唯喬廷

臣家實被其害而官司物產亦成擔閣及喬廷臣行吐退本人便合抱佃乃敢飾詞推托使官產兩無所歸正是鄉曲強梗之徒初欲攬佃他人田土遂詣主家約多償租主家既聽其言遂去舊客而其人遽背元約不肯承當主家田土未免蕪廢即此言之江從龍之罪甚於喬廷臣明矣兼江從龍之增錢出於情願喬廷臣之增錢迫於不獲已不獲已增錢而畚悔者可恕情願增錢而畚悔者難原況省符內明言如喬廷臣不肯依價即

今日下退業今本人不願增錢而願退業正應上項指
揮今若加以玩侮官司之罪則彼有辭矣且其事業又
有甚不可者先聖有言民無信不立大易之論理財必
曰正辭國家立租課之法明言三科有欠然後許人剋
佃至紹興勅又復展一季之限今若開爭奪之門雖三
科無欠而他人有能增立高價者亦聽其剋佃一則其
名不正二則失信于民自今以後國家法令誰敢信憑
官司田產誰敢請射其於大體關係非輕近者青陽縣

有沙田一所久無佃者遂裁減租額以誘人陳請甫及數年驟令依租額輸納輸納不足遽籍其家某因陳詞遂與批判謂果如所陳是官司以沙田為弄誘而陷之也即行下改正而還其貲大抵今之州縣有司鮮知理財正辭去食存信之誼故其施行類多如此遂使官民相疑有如讎敵良非細故其區區之見以為上項沙產若令喬廷臣依舊價接續承佃以示官司守法存信而不貪小利上也併二人皆不予而下本州召人情願實

封次也至於二人番悔情罪皆以經赦欲姑行原免本
司除已帖縣將喬廷臣着家知在外更合申取指揮施
行仍乞檢照舊法行下約束本路州縣應租佃官產之
人若非三科有欠并出季不納官司毋得許人剗奪元
以低價召人承佃後來不許增添租額庶幾官民相孚
爭訟寢息謹具申行在尚書戶部伏候旨揮

尋行下
從申

泉州申樞密院乞推海盜賞狀

照對溫膾賊徒自四月二十九日侵犯郡境本州亟牒

左翼軍遣發官兵及勸諭晉江同安管下諸灣民船與
官軍會合前去收捕公移親筆再三勉勵如能捕獲賊
首及其徒黨除優支賞犒外更與保明具申朝廷補授
官資用是人情翕然莫不思奮至五月十三日左翼軍
統制薄處厚躬率守闕進義副尉權正將備將丘全進
勇副尉充撥發官陳聰効用充撥發官廖庚降守闕進
勇副尉訓練官吳世榮前進武校尉權本州潛火官商
佐等乘駕甲乙丙大戰船并次船共五隻計水軍四百

一十八人烈嶼守領方知剛林枋等糾集民船三十六隻計鄉兵四百六十二人岭兜總首王行已船四隻計鄉兵六十人其賊船一十四隻望風奔遁至漳州沙淘洋為官民船趕上獲到賊首趙希卻林添二陳百五蔡郎四名賊徒林從五等一百一十七人又左翼軍捉到賊探鄭九七高彥二名晉江縣尉捉到賊探朱十四一名惠安縣捉到賊探林慶郎一名又漳州統領楊修武續捉到被擄人樊十等一十一名總計一百三十六人

并贓仗等分送州司理院及左翼軍勘院根問各據招
節次在海行劫及上岸放火殺人等罪犯於當月二十
四日照律處斷及將被擄人釋放已具申樞密院外切
念某叨居郡寄平時素無威望可以震懾姦心致使賊
徒乘間侵軼仰賴朝廷威德所被將士民兵相與協力
雖未能盡行勦絕然賊首趙希邵素與王子清敵體林
添二陳百五蔡郎等亦皆王子清腹心既遭擒戮賊勢
緣此遂孤其氣亦沮目今竄入北洋泉漳一帶盜賊屏

息番舶通行所有統制薄處厚等委有勞効合保明具
申下項一武經郎殿司左翼軍統制泉州駐劄薄處厚
廉謹持身善撫士卒到官數月修飭軍政漸有條理舟
船器甲整治一新及賊徒及境遂能奮不顧身統率將
士衝冒風濤之險於五月初九日至晉江縣管下水灣
海心捕獲強盜王子玉等四十八人十二日至同安縣
管下料羅海心捕獲強盜史添四等三十一人解赴本
州根勘各曾在海節次行劫已申安撫司酌情處斷外

至當月十三日至漳州沙淘遂捕獲賊首趙希邵等旬月之間海道頓清欲望朝廷特賜獎擢以為兵將官之勸一左翼軍將副合千人林賜廖彥通丘仝陳聰廖庚吳世榮及本州潛火官商佐等並係在海親獲克盜之人欲乞朝廷特賜指揮各與陞轉內丘仝一名人材事藝頗出諸校之左曾於去年十一月內帶領兵船到漳州海界沙濤州親獲強盜徐十一等一十五名今年三月到潮州海界蛇州洋親獲強盜陳十五等一十四名

解赴本州送獄根勘各節次在海行劫贓滿其徐十一等已具申安撫司陳十五等從本州便宜處斷外及五月十三日沙淘洋之捷丘全用力尤多如蒙朝廷推賞即乞稍賜優異使將校有所激勸又吳世榮一名元係進勇副尉權法石寨因去年六月內福州客人陳八太在本港被賊行劫有失收捕某具申朝廷蒙行下錫降一資責以自効其劫陳八太船賊人續被温州樂清縣尉捉獲外其吳世榮能以勤補過於去年十一月內將

帶人船到本州海界圍頭洋親獲強盜謝三十一名
解赴本州送獄根勘申安撫司處斷訖至今年三月內
又於潮州海界蛇州洋同丘全獲到陳十五等一十四
名至五月十三日沙淘洋之捷吳世榮宣力亦多欲望
朝廷特賜旨揮叙復先來所降一資外更與陞轉施行
又商佐一名係故商榮之子昨因隨父於大奚山立功
授進武校尉後緣其父海州失利怨仇乘之遂肆誣奸
致遭追奪居常以門戶衰落每有為國效命一洗前恥

之意提舉市舶趙某以其父商榮曾出其先丞相之門帶到本州權監藥局某因差部押潛火衙兵統制薄處厚以知其人熟於海道遂令隨船前去捕賊商佐首登賊舟俘獲克黨其勇敢趨捷寔有可嘉兼昨來所犯已婁經赦宥欲乞朝廷特賜叙復於令參選庶免終棄於無用之地併乞旨揮

一本州同安縣管下烈嶼首領方知剛林枋等各係士流頗能以信義服衆本縣補充首領提防盜賊昨王子

清等在漳州海界浯嶼放火殺人去烈嶼止一望間方知剛等即團結丁壯排布矢石控扼海岸未幾賊船果到本嶼見其有備不敢輒犯一境生靈賴以獲全某初無賊報博訪寓公士人以討捕之策衆論翕然以為溫艚賊徒素與烈嶼為仇而本嶼民兵便習舟楫可為官軍之助某遂禮請鄉官前往勸諭其方知剛林枋果能効力率到人船與左翼官兵會合賊徒初欲抵敵以官民兵勢盛恐懼喪膽遂束手就禽竊照慶元格諸色人

等親獲兇惡強盜三人下班祇應五人進武校尉七人
承信郎今方知剛林枋係同左翼軍兵獲到賊首趙希
邵等四名賊徒林從五等一百一十餘人又非僅獲五
七人之比伏望朝廷特賜詳酌推賞施行

一本州晉江縣管下嶺兜總首王行已將帶人船自備
糧食器械隨隊左翼軍下海會合獲到賊徒鍾宋三等
七名亦合照條推賞併乞指揮右件如前伏乞指揮施

行申聞者

八月三日奉聖旨薄處厚特與轉一官林賜
廖彥通陳聰各特與轉一資丘仝特與轉一

資仍特陞差本軍權副將廖庚特與補一資兵世榮特與叙復元資商佐特與叙復元資於令參選方知剛林枋各特與補下班祇應王行已特與補進勇副尉今劉付泉州關牒施行准此

申樞密院乞優恤王大壽狀

竊惟見危授命士之所難今有廁跡戎行綴名小校而能捐軀徇義凜然有烈士之風其在今日尤為難得某既親睹其事豈容不以上聞比者海盜披猖侵軼郡境某亟牒右翼軍分兵防遏是時羣賊泊舟圍頭灣距州城百餘里官軍星夜疾馳至辰巳間猝與賊遇賊徒椎

牛大嚼而官軍猶未朝食衆寡勞逸既皆不侔故自將
官邵俊以下俱有觀望蓄縮之意獨撥發官進勇副尉
王大壽者忠勇奮發控弦直進賊徒中箭而斃者凡十
餘人羣兇為之奪氣邵俊等既引軍稍退大壽猶挺立
不移立罵俊等曰趙官家平日養着好人見賊便走其
時惟隊將秦淮軍兵朱先陳捷吳慶尹政李從六人隨
大壽及秦淮等死之李從以兩奪賊稍獲免海瀕居民
登高山望見者莫不失聲嘆息為之泣下某既為文遣

官以祭且厚恤其家及收刺其子弟士卒聞者於是競
勸未幾遂有沙淘洋之捷俘獲賊首林添二等適皆下
手殺害官兵之人行刑之際設大壽位于旁令其子剖
心以祭雖足以慰英魂而攄衆憤然惟清明之朝方崇
獎忠義以勵風俗今大壽以軍中一校之微家有垂白
之母一旦遇賊寧殞其身而不忍負國寧死於王事而
不暇顧其親其志節卓犖如此儻以其人微之故混嘿
不揚殆非所以為忠義者之勸伏乞詳酌將故撥發官

王大壽優與贈卹仍將其長男効用王凱夫補授官資
所有秦淮等五人併乞優卹施行伏候旨揮

小貼子稱所有准備將邵俊等緣不進前救援致王
大壽等戰死本軍統制薄處厚已將俊等斷遣降充

長行去訖更合取自指揮申聞事

十二月二十五日
奉聖旨王大壽特

賜保義郎王凱夫特補進勇副尉秦淮朱先陳捷吳
慶尹政五名各特贈承信郎仍令本州具邵俊等官
資職位姓名申樞密院今
割付泉州關牒施行准此

申樞密院措置沿海事宜狀

戊寅十
一月

照對泉之為州控臨大海實閩陬要會之地國家南渡之初盜賊屢作上勤憂顧置兵立戍所以為海道不虞之備者至詳且密開禧軍興之後戍卒生還者鮮舟楫蕩不復存於是武備空虛軍政廢壞有識之士所共寒心近者溫明羣盜窺見單弱輒萌侵軼之志仰賴聖朝威德廣被亟遂肅清儻幸目前之警粗平因循苟簡不復少加經理安知其亡後日之患甚不揆迂愚竊思所以為久安之計者近選委本州觀察推官李方子知晉

江縣徐叔川同左翼軍副將丘全等徧行海濱審視形勢今據遂官申竊見泇海列戍要在控扼得所布置得宜士卒精練器械整齊舟楫便利而又習熟風濤然後緩急可用今來左翼水軍三寨曰寶林曰法石曰永寧本州泇海四寨其緊切者二在晉江曰石湖在惠安曰小兜大畧雖已得控扼之數然寶林取城甚近距海珠遠其勢稍緩而迺有新舊兩寨至圍頭去州一百二十餘里正闕大海南北洋舟船往來必泊之地旁有支港

可達石井其勢甚要而前此未嘗措置此控扼之未盡
得其所也寶林所屯水軍三百其數為多法石雖有一
百二十餘人然正為防海要衝之地其數尚少永寧步
軍之數倍於水軍誠為倒置此布置之未盡得其宜也
諸寨軍兵雜以老弱法石軍器總於大軍遇事關請未
免稽遲大軍戰艦僅可足用自餘諸寨船隻俱無徒有
舟師之名初無其實至於營房倒塌器械闕少亡具尤
甚若不及今逐一整備臨時必至誤事今條具合行措

置事件下項須至申聞者

一寶林新舊兩寨在城南一里許初因紹興間統制陳敏申謀自福州延祥寨發到水軍暫住寶林寺其後就寺傍建寨因以寶林為名據其地勢不過捍城外子河左翼大軍既屯城東緩急自可為用水軍重屯深居內地未合事宜今欲於見屯三百人內撥出二百人以七十人添屯法石以五十人易屯永寧以八十人新屯圍頭其寶林空間寨屋却撥步軍居住以翼城南亦不失

為捍城之備某竊詳所申委屬允當蓋水軍正為防海而設某頃在金陵見兩司水軍皆於龍灣左近屯駐俯瞰大江未有以水軍為名而深處內寨者今若移寶林水軍添屯法石永寧兩處及於圍頭置戍糧廩衣賜初無所增而軍人列居海瀕習熟風濤之險與安居內地養成驕脆者不同子孫生長其間未免以漁採為業他時招行招刺無非慣便舟楫之人實為永利欲乞朝廷劄付左翼軍照應施行一法石寨去城一十五里水面

廣濶寨臨其上內足以捍州城外足以扼海道合重屯以壯形勢稍加葺理使成家計而人數尚少諸事苟簡今合行之事大畧有五一曰增添人數照得見屯止一百二十六人合於寶林兩寨撥出壯健軍兵七十人及招收稍工破手共湊作二百人庶幾聲勢稍張可以鎮壓二曰改添寨宇照對本寨初因寓屯彌陀院傍遂旋展創規模簡略元管軍房一百二十九間除西廊并佛殿後橫廊共一十九間皆彌陀舊屋損甚合折外見存

一百一十間今欲添屯作二百人尚欠寨屋九十間合
行添造又寨之山勢其東稍厚西多空濶合移寨就東
仍依後山為將官廳別遷寨門以對前山却存留彌陀
舊殿以補西邊之闕庶幾士卒得以安居又今教場去
寨幾二里許傍臨官道每遇教閱發箭有妨往來之人
欲移就寨前空地以便閱習三曰預備舟船照對左翼
軍甲乙丙大戰船三隻係是鼎新創造木植堅壯所費
不貲近者一出便獲勝捷目今見泊近城水次今欲移

就法石港安頓責付正將差官看管每月遇潮長日分
草校一次本州差職曹官同將官閱相舊例春秋各大
校一次後緣無船遂不復講欲自日下為始仍舊舉行
庶幾舟船在水逐時運動既免朽腐人船相習亦免生
疎餘時即用蓬蓆遮覆以避雨淋日炙之患四曰預闕
軍器照對本寨軍器總於左翼軍其在寨者止有軍人
隨身木弓弩皮頭鎗可備演習而不可攻戰遇有緩急
施行闕請委屬非便合量闕兵器收頓本寨庫眼責付

將官交管遇有急緩便可給付軍兵使用不致後時五
日預椿錢糧照對倉卒或有賊船合行粘蹤追捕多以
候借請遂至緩不及事合將本寨軍兵錢糧預行支椿
一月專一準備出海捕盜使用某竊詳法石寨正係咽
喉之地日前屯兵既少止差準備將訓練官彈壓其正
副將却深居寶林寨海道倉卒有警往來咨稟旋發官
兵旋雇舟船旋關軍器三者既備又須申州借請未免
遲迥累日賊徒已竄逸久矣今若添展寨宇屯水軍二

百人就立正將廨舍有舟船有器械有錢糧氣勢自然
雄盛萬一賊徒在海作過為正將者即可遣兵收捕無
文移往復之勞無倉卒迫遽之患委屬利便除已牒左
翼軍一面措置外欲乞朝廷割下本軍疾速照應施行
一永寧寨地名水灣去法石七十里初乾道間毗舍耶國入
寇殺害居民遂置寨于此其地闕臨大海直望東洋一
日一夜可至彭湖彭湖之人遇夜不敢舉烟以為流求
國望見必來作過以此言之置寨誠得其地但沿海列

卷八
戊當以水軍為主今來僅存五十人而又雜以老弱步軍却有百人實無所用合於寶林寨撥出壯健軍兵五十人添作水軍一百人而以步軍五十餘發回寶林挂替外存留步軍五十人通以一百五十人為額其寨屋元係鄉民協力架造今見存軍房一百五十間淺隘太甚火道又狹軍人自言家口稍多者難以安存春夏之交多苦疾病近日上戶復為添造二十間稍堪居止其舊軍房舍量行展拓每三間併作二間庶幾地步稍寬

可以存活老少計今所存舊軍房一百五十間可併作
一百間通新造二十間為一百二十間尚欠三十間兼
將官有廳廊而無房舍環視寨外儘有餘地而西北地
勢頗厚欲展向西北兩面添造將官房舍及寨屋四十
間仍將火道窄狹去處斟酌除折以通閉塞為利便所
有本寨軍器却稍足備但水軍所需者紙甲今本寨乃
有鐵甲百副今當存留其半而以五十副就本軍換易
紙甲其錢糧併照法石體例椿辦一月某竊詳永寧寨

委係海灣要害去處合行展拓寨宇添屯水軍除已牒
左翼軍一面措置外欲乞朝廷併賜指揮施行

一圍頭去永寧五十里視諸灣灣為大往來舟船可以
久泊訪之土人賊船到此多與居民交通因而為盜況
自南洋海道入州界烈嶼首為控扼之所圍頭次之烈
嶼既有土豪鄉兵可恃圍頭合行措置今欲創立小寨
約以百人為額上可接永寧下可接烈嶼前可以照應
料羅吳嶼等處內可以控捍石井一帶港口實為衝要

略計置寨之利有五本州海道門戶得以捍蔽一也設有緩急動息易知無倉卒奄至之患二也士卒習熟地利易於捍禦三也坐而需賊以逸待勞四也地勢如常山之蛇首尾可以相應五也以此言之合行創置今相視到兩處其一高廣山下闕臨大海一目皆盡但地稍狹露東厚西薄可以暫駐而不可久居若欲為經久之計則當在高廣山後其地平廣藏風乞牒左翼軍差詣曉立寨人審定某竊詳圍頭置寨事屬創始與前兩處

止是添展事體不同費用既多尤當加審遂博訪寄居侍從等官及土居土人鄉豪灣長之習熟地利者皆謂圍頭置寨委合事宜蓋尋常客船賊船自南北洋經過者無不於此稍泊蓋其灣灣深闊可以避風一也海中水鹹不可飲食必須於此上山取水二也當處居民亦多與賊徒交通貿易酒食店肆色色有之三也居常客船賊船同泊于此不測間多被賊徒劫擄而去徑入深洋不見蹤跡今若于本處置一小寨屯兵百人預備舟

船預闢軍器預椿錢糧悉照法石寨永寧體例委足以
機察盜賊保護民旅其已牒本軍一面差人標定寨基
計料舡置外欲乞朝廷詳酌速賜指揮施行一諸寨水
軍務要人人可用近所閱視勇怯未免相半契勘左翼
水軍闕額頗多合量行招刺外仍牒本軍將在寨水步
人通共揀選應水軍內有不堪出海之人撥入步軍隊
伍步軍內有稍諳船水及雖未諳而少壯勇健堪以演
習之人却撥作水軍使喚又寶林兩寨附城與大軍密

通稍有老弱尚可存留惟自法石以往並須精銳不可
以老弱充數某竊詳所申委係要切今取會本軍要見
水軍有無闕額據申見闕七十五人最是梢工碇手全
然闕少梢碇乃船人司命與水手事體不同若刺軍兵
恐無肯就之人乞備申朝廷行下本軍且招梢碇四十
人仍與刺効用名目庶幾海濱強壯輕捷習熟風濤之
人欣然就募欲乞朝廷詳酌併賜指揮施行

一巡綽海道合令諸寨分認地界自岱嶼以北石湖小

兜主之每巡至興化軍寨蓼寨止自水灣以南永寧圍頭主之每巡至漳州中柵寨止自岱嶼門內外直至東洋法石主之每巡至永寧止逐月一巡其所差將校軍兵姓名并下海日分申州以憑考察某竊詳所申區畫地分已得其宜欲乞劄下左翼軍并本州照應常切遵守

一左翼水軍三寨法石係是裏巷去城不遠永寧圍頭正臨大海風沙簸揚將士到彼未必樂居兼又責之逐

月巡綽則時時在海暴露日多欲牒左翼軍今後將官
差在永寧圍頭者以二年為率理作重難除獲到賊徒
別申朝廷照條格推賞外如止是巡綽有勞界內無盜
賊作過亦許本軍保明陞差一次其法石將官在寨實
及二年如能究心軍政肅清海道亦與申聞朝廷別加
酬獎其竊照尋常軍中陞差多出主將私意今若明立
定制必須彈壓盜賊有勞之人方許陞進又必以二年
為限則被差將佐於本職不敢苟簡實闕激勸欲乞朝

建詳酌劄下本軍遵守施行

一石湖寨取城五十里舊名海口南鎮與北鎮相對城下之水從此入海潮汐所通實為本府內門岱嶼一山屹立其中土人稱為岱嶼門乃近城控扼至要之地寨基平廣居民頗多舊管額三百二十五人今除出戍二十四人外見管在寨土軍一十九人新招水軍三十八人委是單弱欲增作一百人寨屋元管一百二十間見存三十二間餘皆倒墜今既增作一百人尚欠軍房六

十八間合行添造所有軍器大段欠闕併乞委官計料製造施行

一小兜寨取城八十里海道自北洋入本州界首為控扼之所又為海灣荒僻之處日前常有賊徒公然到此劫船而去舊額三百一十人今除出戍四十一人外見管在寨土軍四十一人水軍六十六人內新招二十九人皆頗壯勇若據此數加以訓練必得其用寨屋元管一百間今見存三十八間餘皆倒墜合行添蓋所有軍

器併合委官計料製造某竊照石湖小兜兩寨置立去處正係本州門戶軍額闕少營房倒墜舟船器械色色無有此本州所當任責者除已一面措置務令整備外伏乞鈞照

一諸寨分屯控捍海道有人無船與無人同近來節次捕獲海寇收到船一十五隻除損敝不堪外有尚堪乘駕者五隻合委官計料修整撥付永寧圍頭石湖小兜寨使用某除已帖委水軍副將丘仝計料修整發下諸

寨仍督令逐時教習在船武藝務令慣熟外伏乞鈞照
一今來左翼軍創置圍頭新寨添展法石永寧兩舊寨
其費用已不少兼軍人一番移徙般運家屬置辦動使
官司皆當與之區處令其所至如歸道計不下萬餘緡
又石湖小兜添砌寨屋製造軍器亦非數千緡不可目
今郡計雖窘乏至甚然石湖小兜乃本州所當自任其
責已極力樽節一面措置外不敢上紊公朝所有左翼
軍闕乏尤甚更無寬剩可以那撥自非控告朝廷無以

集事告乞科降錢會竊恐重於施行或上下殿司支撥
又恐徒為文具如近蒙劄下支撥錢七千貫應付本軍
製造軍器等用止據撥到三千貫自餘皆是虛數已別
具申外今來欲乞鈞慈不靳小費以為海道悠久之備
特賜撥降度牒一十五道發下本州交管變轉責付本
軍所委將佐着實支用某謹當嚴行督察所造寨屋之
屬務令一一如法不許分文虛費候畢開具帳狀供申
伏乞指揮速賜支撥施行

嘉定十二年二月二十三日
樞密院劄子至文前申見第

一至第四項竇林法石永寧圍頭乞劉下殿前司并泉
州左翼軍照所申事理疾速密切措置具經久利便保
明申樞密院不得稍有張皇外右劉付知泉州真殿撰
照應密切措置催促施行准此第五項水軍圍頭已劉
下前司照應施行并劉泉州左翼軍外右劉付知泉州
真殿撰先次逐一從公點揀老弱病患不堪執役官兵
人數姓名申樞密院准此第六項巡海地方已劉下泉
州左翼軍外右劉付泉州從所申事理常切遵守施行
不得因循弛懈誤事具知稟申樞密院准此第七項將
官已劉下泉州左翼軍照所申事理如見得委有勞効
即仰次第保明申取朝廷旨揮具知稟申樞密院并劉
殿前司外右劉付泉州照所申事理准此第八第九石
湖右劉付泉州照所申事理切在逐一措置施行無致
緩急誤事具知稟申樞密院准此第十項諸察船隻已
劉下泉州左翼軍從所申事理常切教習武藝督責教
閱各皆精熟先具知稟申樞密院准此第十一項申乞

度牒准二月二十九日尚書省劄子二月二十六日奉
聖旨令封樁庫於見樁度牒內支降一十五道付泉州
每道作官會八百貫變賣將收到價錢作料次支撥付
左翼軍專充創置新寨添展舊寨等使用仍督責本軍
務要工役如法堅壯毋得易簡減裂其度牒仰本州
差人前來請領候畢工日開具收支細帳申尚書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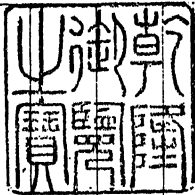
申樞密院乞節制左翼軍狀

竊見左翼一軍屯駐泉南垂七十載官兵月糧衣賜大
禮賞給及將校折酒等錢間遇出戍借請悉倚辦於本
州招刺効用軍兵亦例從本州審驗若無一事不與州
郡相關其實未嘗畧有統攝故於軍政全不與聞兵籍

之虛實舟楫之有無器械之利鈍教閱之勤惰陞差之當否本州悉不知之夫以一軍數千人付之一統制官殿司既在行都本路帥司相去亦數百里軍政修廢無由考察故自十數年來為統制者得以肆意培植斂怨行伍教閱盡廢紀律蕩然州郡雖知其詳然不敢問蓋緣彼此素無統攝平居無事未覩其害一旦有急如丁丑春尼院之灾守臣親出救援將士偃然不肯用命必邀重賞而後肯前今夏海寇陸梁本州措置收捕幸統

成得人軍律粗整具與州郡同心協力故得俘獲羣醜
向使如前任賀清臣之愚懷其取敗也必矣竊見比年
以來海盜不時出沒米商船賈間遭劫掠今夏一警尤
為猖獗憑藉朝廷威德幸遂肅清近准帥憲司牒明台
海界復有強寇正是整飭軍政之時某見具措置事宜
申取朝廷指揮若本州與左翼軍不相統攝終恐別生
矛盾無由集事伏望鈞慈俯賜詳酌照殿步司出戍准
上體令令左翼軍聽本州守臣節制庶幾彼此一家平

日有所施行可相評議緩急或有調發不至乖違實悠
久之利伏候指揮



西山文集卷八